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重論文齋筆錄

下冊

王端履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王端履著

重論文齋筆錄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 人 人 文 庫 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卽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重論文齋筆錄卷七

清 蕭山王端履輯

先南陔師。撰傳毅齋中翰家傳。字字真摯。無諛辭。無愧辭。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也。亟錄於左。而以端履所知者附注其一二焉。傳中翰諱塗。字毅齋。端履案中翰人號篁山。蕭

山橫山里人也。父縣學生震南先生。博學多聞。有聲庠序。叔父駙川先生。無嗣。中翰

後之。幼孤。依伯兄兩山以居。且受學焉。端履案中翰先生湛深經術。作為文章。亦醇亦肆。後患痰疾。屬其生徒於先君子。而歸

家養病後。十餘年方卒。性穎悟。日誦數千言。習科舉業。年十七。補諸生。參試高等。遂食餼。王

端公。朱文正公。先後賞其雋才。端履案中翰與中翰俱以月課卷受知。朱文正公是時尚分經專習。師習書經。題為汝劼。盛殷獻臣一節。

中翰習禮記。題為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四句。許以必成大器。其文章不苟同於流俗。

先師廣足樓試卷中。未梓經藝。故附識之。每操觚必默而深思。電入雷出。鬱為沈博絕麗之文。朱文正公手批其試卷云。夏夏

獨造。筆意大類倪鴻寶。其思力精銳可知矣。兩山之教中翰。窮微極幽。歐心血殆

盡。適得病。家無僮石儲。中翰扶持抑搔。一夕或十餘起。延高手醫。市珍藥。雖屢空不

恤。論者多兩山之宜兄。而賢中翰之難弟也。無何家人衣食益不充。中翰又不善治

生。惟以勤儉自持。或省書館穀用之。而益專心於學。乾隆五十有四年。萬壽恩科。主

司實東臯先生得中翰卷奇之拔為魁

瑞履案題係君子矜而不爭一節優優大三我一節則有慶二句詩視履考祥得祥字

躋禮闈六十年會試榜後帝簡大臣搜閱遺卷得三人中翰與焉特旨授內閣

中書誠異數也

瑞履案是科總裁為諸城實公光寵滿洲瑚公圖禮武進劉公躍雲第一名王以銘歸安人第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同胞兄弟高廟

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命嚴行覆試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將落卷悉

心覆勘大臣以中翰及天津徐忻山西李瑞三卷進呈俱命授內閣中書後徐

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二年選入軍機行走充方畧館纂脩文淵閣校理時

慶已未科進士入詞館嘉慶二年選入軍機行走充方畧館纂脩文淵閣校理時

文瑞文正兩公相繼入相劉文清公董文恭公汲引皆恐後

瑞履案中翰久館董文恭公即授公子淳書兼

司筆久之聲名大著中翰澹泊自如外和而內介俸入不敷出敝車羸馬居然晏子

之風從不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世競稱中翰學識精敏事情通達鮮知其

操守之嚴內行之篤有如此惜乎天不假年而未竟其用也中翰生於乾隆三十有

一年某月某日以嘉慶六年七月某日卒於京年僅三十有六子一錢道光辛巳科

舉人

瑞履案現官天台訓導

醇謹好學能世其家論曰中翰天才英敏生於累葉儒素之家方

其帶經隴畝發穡耰鉏為伍苟非遭逢一盛朝烏在其能致此清顯乎顧紹蘭之獲

交中翰也自乾隆壬寅始時韓城相國科試蕭山同人學宮甚相歡入相敬交相勗

也

瑞履按是科題為今惡辱而居不仁詩題載酒問字得揚字先陳字風師亦以是年入洋陳帥當謂瑞履曰余與蘆山聯號以其年幼末之奇也過詩題牌下合號

大譚以為揚字必揚字之誤。余心竊笑之。然秘不告人也。豈勝真罪。彼此互相校閱。見望山卷竟押揚字。大驚異。遂訂交焉。當是時。各不知天壤間有飢飽事。遂計米鹽瑣屑者為哉。過此以往。或先就公車。或忝竊一第。或趨陪樞密之班。或鞅掌風塵之吏。此其間蓋各有天焉。讀仲任逢過祿命諸篇。不其然與。迄於嘉慶庚申。紹蘭以閩縣知縣蒙恩召入都。中翰退直之暇。偶相遇訪。慰勞平生致足樂也。匆匆還閩。握手而別。方以彼此皆壯歲。良會且長。乃辰巳之夢甫起。而庚子之日已斜。悲夫。逐貧之賦難工。養生之論已拙。長愁善病。不樂損年。自古已然。豈惟中翰所不解者。天既畀其材與時。何獨靳其境與壽。豈蒼蒼者誠難測。將所謂是有命焉。不可彊而致耶。抑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耶。吾將於錢也卜之矣。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冕魯論作絕。古作弁。

釋文引鄭注魯讀弁為絕。今從古。

錢曉徵

少詹。大昕謂絕即免字。齊衰服之重者。免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絕。言之序也。又云。古作弁者。周禮司服。凡吊事弁經服。此以弁

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端履案。鄉黨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

者。雖褻必以貌。與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連文。皆主有喪者而言。

儀禮喪服負版出於適寸。鄭注

負在背上者也。鄉黨篇負版係山服之後。當以喪服為正。孔鄭注論語皆以版為邦國圖籍失其義矣。

冕與瞽者對文。所謂瞽者。蓋指

哀毀滅性而喪明者。非泛謂無目之人也。檀弓。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正雖喪必

以貌之義。

子夏因哭子喪明。故曾子以為罪。若執親之喪而泣血喪明。是當在哀矜之列矣。

鄉黨言齊哀言絕言替。又言凶

服言負版。然則所謂凶服者。其指斬衰言之歟。

負版與凶服異文。喪服但言負廣出於適寸。不言施於何服。據上云凡衰又云若齊

裳內衰外。鄭注。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下又云。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

鄭注。前有衰後有負版。似五服皆有衰有負版。傳無明文。亦未敢遽定專言負版者。

據後可以統前也。然則凶服指斬衰明矣。言凶服言負版。猶上言齊衰言絕也。公據

鄭注。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負版惟孝子乃有之。然鄭注總包衰與負版辟領而言。不專指負版也。

嘉慶甲子。先君主講杭州紫陽書院。端履隨侍讀書。且應鄉試。中秋後一夕。三場竣

事。月明如晝。因偕楊書巢。東初汪選樓。家禧汪虞樽。應泰高小農。應松小農後屢

今從在院信步吳山。遂登大觀臺。時桂香零露。蟲聲滿山。憑眺移時。見壁間隱隱有

題字。以火來照。乃七律二首。因錄之以歸。云。乍上層臺百尺高。風飄黃葉樹蕭騷。漫

憑一將成孤注。只恐千金失孟勞。原注。時蔡牽尚未就擒。海氛連年不靖。李提督長

語。王導定能揮羽扇。盧循聞說畏秋濤。文場鏖戰書生事。得失誰云券可操。木芙蓉

放滿汀洲斜日帆檣起暮愁捲地風雲驚海若從天鐘鼓下瀛洲

原注時提督軍務者為阮芸臺中丞

由翰林干時羣擅無雙譽投袂知誰第一流搖落我同楓葉冷蕭蕭白髮最悲秋

詩云

文戰想是應試士子云白髮想已年老矣

會稽吳梅梁侍郎係少有終軍之目嘉慶丁巳以詩賦受知阮相國師年才十二齡

耳年十七拔萃成均一時聲譽雀起星衍○時掌教戴山王蘭泉司寇趙○時掌教敦文

皆歎為後來之秀時袁柏田東直觀察杭州以女孫妻之嗣後苦被飢驅奔馳南北

者十有餘年至甲戌始成進士入詞館兩主江西陝甘試事一為四川學政一充會

試總裁以御史授巡道陞任臬司人為順天府尹洊擢侍郎卒於位年未五十也嗚

呼天道難知人生不再舊時著述盡飽蠹魚老友僅存緬懷宿艸今得其遺詩二首

亟錄存之越海風潮秋波不合積飛雪怪底鼉鼉眼前掣一線潮來天地青奔騰

獨駕東風烈排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赭嶺翻雲車勢汨龕山撞雷

鼓素車白馬恨空吞錢塘折向蕭山奔控弩將軍不敢發掣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

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飛濤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亘千古君不見銀河之水

靜無波洗盡兵甲滋嘉禾登卧龍山望會稽禹陵卧龍不化梅梁飛玲瓏佳氣騰

翠微風雲萬里護名鎮。百神朝罷迴靈旗。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簡精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窳碑亭下龍蛇掣。岫嶺石氣涵餘青。玉帛千重會大廷。回首蓬萊舊城闕。鷓鴣啼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衰草荒煙自終古。琅琊北徙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不封不樹明德馨。馭下九龍卧風雨。

端履案。浙江素無鷓鴣。古人詩鷓鴣飛上越王臺。蓋指嶺南趙佗之越王臺而言。

非謂勾踐之越王臺也。詩人沿訛已久。習焉不察。故特正之。某公撰吾邑越王城寺楹聯云。沼吳業廢。

錦衣化滿殿飛鷓。壁壘銷沈。始知卓錫拈花法。緣無量。選佛場開。香鉢貯兩湖烟水。人天歡喜。翻覺卧薪嘗膽。煩惱何為飛鷓。二字亦屬誤用。

梅梁西湖雜詠詩。有金碧樓臺無限好。何人看到夕陽時。一時傳誦。先君聞之歎曰。

詩則佳矣。梅梁其不壽乎。古人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譏其未免有老景顏

唐之態。況未看到耶。後梅梁知遇兩朝。宣猷中外。先君竊冀前言之不驗。而不知言

為心聲。固自有不可逃者在也。是時先君已棄養久矣。迴憶曩訓。不覺悲從中來也。

印泥古無詠之者。石門方鐵珊。廷珩。嘉慶辛未進士。官直隸平谷縣知縣。鐵珊為

齊名。至其設色花卉秀麗絕倫。尤為世所貴重。五排一篇。細膩熨貼。體會微至。真工於咏物者。春篆曾符夢。

研朱別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醍醐潤薄胎。佳名徵火齊。細質

碾冰臺。翡翠奩應貯。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丹詔出花來。字字榮先發。重重護未

開。軟疑堆黼黻。豔轉奪玫瑰。餘事韜斑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

角痕初淡。中央色豈摧。直將珊作骨。寧比蠟成灰。畫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

里共。紫氣一丸該。迹肯符鴻爪。香猶壓麝煤。定教薇省客。把玩重徘徊。時同作者為

會稽。顧鄭香。廷綸嘉慶戊午優貢後官天台學訓導詩亦佳。而起聯尤為超脫。絳雲消不盡。一朵縮絢

牀。結體冰臺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冶。珍藉玉留章。芝檢探奇字。花甕釀異香。如

膏蒸紫蕙。和露膩紅蕚。凍捏玻璃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牋押薛濤方。正壽延

科篆。平安記吉羊。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為裝。五鳳曾摹漢。神龍或志唐。龜趺微礙綠。

鵠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鈴應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凡似封函谷。文疑

造未央。圖書三殿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飛屑。開函錦貯囊。豔非資誅貽。青亦削篋

簪。賦有金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綬。粉本署諸郎。合是中書伍。長依萃室傍。

嘉慶甲子。端履與鎮海鄔尚齊。學同以優行貢入成均。同榜者為仁和周青上。雲熾

歸安趙雨樓。光祿○後成嘉慶戊辰科進士鄞縣張記水○後官青麗水董一山

○後官寧波府某縣凡六人。端履泰以一日寸長。受知學使文遠舉師。原名與

字同。因改名幹。滿洲正紅旗籍。乾隆甲辰進士。官得附青雲之末。顧諸君子皆以文吏部侍郎屢起屢蹶。後為駐藏大臣。役於任所。顯而尚齋獨以行著。其樂善好施。非為名亦非為利。直以為人生當如是耳。緣是盡喪其貲。鬱鬱不得志而歿。先君哀之。為銘其墓。敬錄於左。嘉慶十三年。浙江巡撫侍郎清安泰公。以鎮海鄔君創造靈山書院事。疏聞。下吏部議。畧言君為國家廣教化。美風俗。資不及中人。穀所興作。費錢三十一百一十二萬有奇。宜賜階府同知。用介齊志仁勇義之士。俞旨報可。君感激涕零。深以褒錫逾分。實不副名為懼。手疏規條。刊板為書。俾後有所遵守。某名而序之。所謂敦善錄者也。復以次推廣。措置其所未詳備者。晝夜思維。心力耗竭。越三年而君死矣。靈山書院者在君所居靈巖鄉。當中經河入海處。累石為岸。醜流為渠。作堂於南。奉文昌焉。少東傑閣三重。像奎宿焉。西南為節孝義院。鄉之貞婦祀焉。其存者穀實而衣食之。厥田五十畝。義學在西廡。寡婦之子不能就傳者學焉。東脩之田十有二畝。入西為廣濟義院。鄉之無主後者享焉。東則學舍三十六楹。中為講堂。諸生所肄業也。脯膳之田六十畝。其後為宗廟。君祖若考栗主妥焉。歸善於親也。河之北。石浮屠三。以歲時收遺骼。辨男女而叢掩之。經費之田八畝。皆君出私財所營構。鎮海由是稱君鄔善人矣。同里胡鑑

曰。君善行不止此。鑑所知者。君族父昌隆死。妻王守節撫子。娶婦張。而子又死。君陳大義諭張。且饋之粟。俾安於室。王死。為之請旌。宗人茂才死。妻張少而貧。有以他適勸者。張抱孤泣告君。君廩之十五年。祖佑少喪父母。不得食且死。君長育而婚之。明昶少孤。依叔居。比長。析產久矣。叔死。負百金索償於昶。將貸其居。母老不忍去。君為理逋責。籌生計。以養其母。汪孝昌聘君族女。不能娶。寄養女父母家。女父母別受聘。悔汪婚。君還後。聘者金。迎女居已家。長而歸汪。其他周急拯危。未嘗告人。身受者或終不知君所為也。君誠樸。少文采。言訥訥。不給於口。內沈毅有識斷。聞善必為。為必果。不近名。不望報。盡己而不責於人。推其心得同志之士。欣而比之。可使由縣而府。徧於濶河以東。孤寡窮獨。無不得其所者。書院之建。惠僅一鄉。非意所滿。慊荷被寵命。志願益大。毀其家而恐不贍。至徇之以身。故夫寵嘉榮顯。人之所喜。君之所懼也。經畫勞悴。人之所苦。君之所樂也。然君窮陋下士。好行其德。大吏揚之。天子賞之。士君子歌誦而稱道之。天下之為善者。可以興矣。君諱學。字商珍。號尚齋。嘉慶甲子優貢生。議敘府同知銜。先世遷自奉化。曾祖維城。寧波府學生。祖大寶。國子監生。以君請。貤贈奉政大夫。父熊。國子監生。誥贈奉政大夫。曾祖母某氏。祖母某

氏。贈宜人。母某氏。贈宜人。君生於乾隆己亥二月初二日。卒於嘉慶壬申七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同邑胡氏。有賢行。先一年卒。子二。鐔。國子監生。鐔。先卒。女二。孫男三。君歿之明年某月某日。鐔卜葬君於某山之原。以胡宜人祔。先期胡鑑偕君兄子鏡來蕭山。奉狀請銘。案君陪五品。法得立碑。謹據敦善錄及鑑所為狀。件。繫君行誼。表揭於阡。辭繁不殺。冀闡著盛德。益明朝廷章善之意。銘曰。烝民之生。攸好懿德。有能有為。羞行昌國。爵福之錫。訓行保極。匪惟好之。實允蹈之。夙夜匪懈。存則操之。陰行之德。惟神勞之。志在美報。必怠於施。進銳之力。其繼易衰。德輶如毛。能舉者誰。恂恂鄔君。厚重少文。庸行之謹。篤志不務。非聞之求。惟善是勤。爰建書院。靈巖之鄉。傑閣峩峩。學舍將將。春誦夏絃。載育秀良。旁作義院。厥祀貞婦。恤緯之慈。繼粟以守。塾訓其蒙。俾見為友。游魂餒而。祭以廣濟。樁破駱露。石塔埋蔽。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負郭上腴。盈千累陌。耕者之穫。金庚鍾柝。割輸供億。定著版籍。寸椽尺土。皆出君身。君不自有。善則稱親。作廟翼翼。奉其先人。凡君所為。維裨風教。樂善之誠。孚譽學校。適貢成均。與賢舉孝。疆吏臚實。八告楓宸。天子褒予。爰咨部臣。品爵惟五。以旌好仁。受命胸抑。小臣何力。臣父遺志。是循是式。榮及臣身。荷懼弗克。況

此書院租入未充。臣創厥始。思圖厥終。積勸殫勤。心枯聽聾。作法垂後。可久非暫。克己紆公。沒齒無憾。屬續順安。始弛負擔。族黨悲哀。鄉鄰慟哭。宜享壽考。云胡不淑。死而不朽。敦善之錄。前岡後阿。左林右泉。封之若堂。宰樹鬱芊。過者式焉。善人之所。論語。子張學干祿。鄭云。干。求也。祿。祿位也。端履案。廣雅釋詁。祿。善也。子張欲求善。俗語要。故夫子告以寡過。過寡則善自在其中。由此推之。詩。旱麓。干祿豈弟。言求善而得樂易也。假樂。干祿百福。言求善而得百福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行德自不回邪。非有意求善。所謂性者也。干祿與下正行對文。益知非爵祿之祿。祿之釋善。古有是訓。故廣雅列之釋詁。自鄭趙諸注。俱以祿為祿位。而祿善之詁遂昧。王懷祖念孫錢晦之。大昭作廣雅疏證。俱引周禮。天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祿亦當訓善。為釋由不得其本義故也。

道光辛丑。長至前後。大雪盈丈。為數十年來所未有。圍爐悶坐。意有所觸。率成四絕。錄之於後。風雪連朝睡起遲。硯池冰滿罷吟詩。擁爐別有懷人意。說與梅花總不知。佛手垂黃滿屋香。一簾深處漏斜陽。始知雪罷天容澹。扶杖衝寒到畫廊。畫廊面面玉山多。入夜微茫月瀉波。烏鵲無聲人有影。一亭咫尺隔銀河。天竹叢叢繞砌垂。雖

非紅豆也相思。一絨要倩騎驢客。寄問袁安定有詩。

余所見大雪一在嘉慶丙辰一在嘉慶庚申然彼時俱已交春

不數日融化淨盡不似今之堆鹽庭院積月未銷也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兵部侍郎大理寺卿陸錫熊等編撰河源紀畧三十六卷。

千古異同。一朝論定。惟江源未蒙勒有成書。儒生無從徵信。讀全謝山祖望鮚埼亭

集外編。

卷四十八內

有江源辨一篇。未知其說確否。姑錄之以備考。河源遠而江源近。江

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古今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

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

崙之陽。常熟某氏為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為妄。或曰霞客

所指。殆即金沙江也。然某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

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即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

近日李穆堂侍郎。紱則直以金沙為江源。乃祖霞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

阿克達母必拉。

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

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

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沖河來會之。又行千四

百里。至馬湖府。

端履案馬湖疑即邊廳也

又東行二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

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為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為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即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為之源也哉。且侍郎既以金沙為江源。而又自狐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礪江。又南行六百里。即所謂打冲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十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為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不取。按此即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為定說。夫以四清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為河源。西南為江源。然胡處士肅明以是山為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朵甘思之西為河源。雖不知其即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考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為崑崙者。侍郎自